

# 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的财政根源

## ——来自公共支出的证据

周业安 李涛

### 报告摘要

财政政策通过支出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和波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对我国这种国有化程度相对较高、政府控制资源的广度和深度较大的经济体而言，财政支出的影响更为巨大。自1994年分税制实施以来，地方政府获得了承担了较大部分的事权，反应在财政上就表现为地方本级财政支出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份额非常高，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更是如此。但由于我国的分税制是一种不规范的分权，对地方政府产生了正向激励，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短视、地方保护主义、在职消费以及腐败等等。这就直接导致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模糊性。迄今为止，关于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以及波动的证据是模糊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就直接影响到今后的财政支出政策的定位和改善路径。本报告试图就公共支出总量和结构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明确的结论：

1、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和波动不在于总量，而是在于结构。因此，我们建议今后的财政支出政策的改革重点放在结构调整上。

2、预算外支出不仅阻碍了经济增长，而且还加剧了经济波动，所以是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最主要的根源。因此，我们建议今后要加强预算外支出的管理，把该项支纳入到公共财政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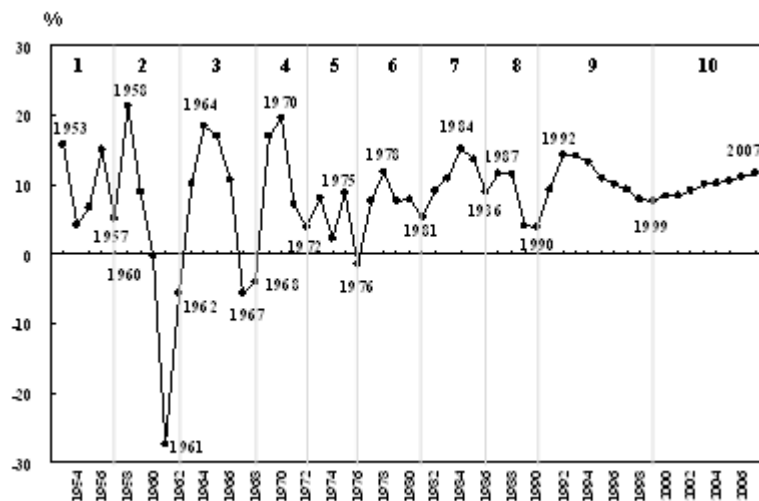
3、文教卫支出具有正的增长效应的波动效应，但前者远大于后者，也就是说，这类支出会带来较小的波动效应，但能够带来较大的增长效应，所以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建议，今后的财政支出政策应该加大该项支出的投入。

4、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熨平波动有一定的作用；而行政管理费则在阻碍经济增长和加剧经济波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建议通过政府体制改革来降低行政管理费支出，适当增加基本建设支出。

5、从支出角度看的财政分权对增长有阻碍作用，但这个结论需要谨慎对待。这是因为94年的分税制并不是一个规范的分权制度，而是局部分权制度，所以在这种制度条件下，分权本身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因此，我们建议首先应该推行公共财政，实现规范分权，然后再寻求最有的财政分权度。

## 一、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的新形态及其背后的财政支出行为

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令世人瞩目，按照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即使考虑到07年宏观紧缩政策所带来的滞后效应以及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国内外学者普遍预期，08年经济增长率仍在会保持两位数，在10—11%之间。如果这个增长势头得以保持，那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在整整十年间保持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这种结果近乎奇迹！一些学者把近1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变化称为“良性大变形”，即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大大延长，经济在上升通道内持续平稳地高位运行，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刘树成等，2007）。下图1给出了中国自1953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波动形态，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改革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明显小于改革前，并且自1999年以来经济平稳地在高位增长。



资料来源：刘树成等，2007，图2。

图1 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1953—2007年）。

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良性大变形？人们普遍认为，廉价劳动力、持续高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以及市场化进程等都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也希望通过总需求管理政策来影响经济增长。不过，一般认为，增长是长期的，而增长率的波动是短期的，因此，总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波动来起作用。如果经济过热，或者通货膨胀，那么就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之采取扩张型的政策。只有当经济平稳发展时，总需求管理政策才是中性的。这就是斟酌使用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本质，通过对经济反周期调节，达到经济平稳增长的效果。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其实总需求管理政策也具有长期的增长效应。就财政政策而言，总需求管理政策体现在财政支出的管理上。财政支出至少有三个途径可以影响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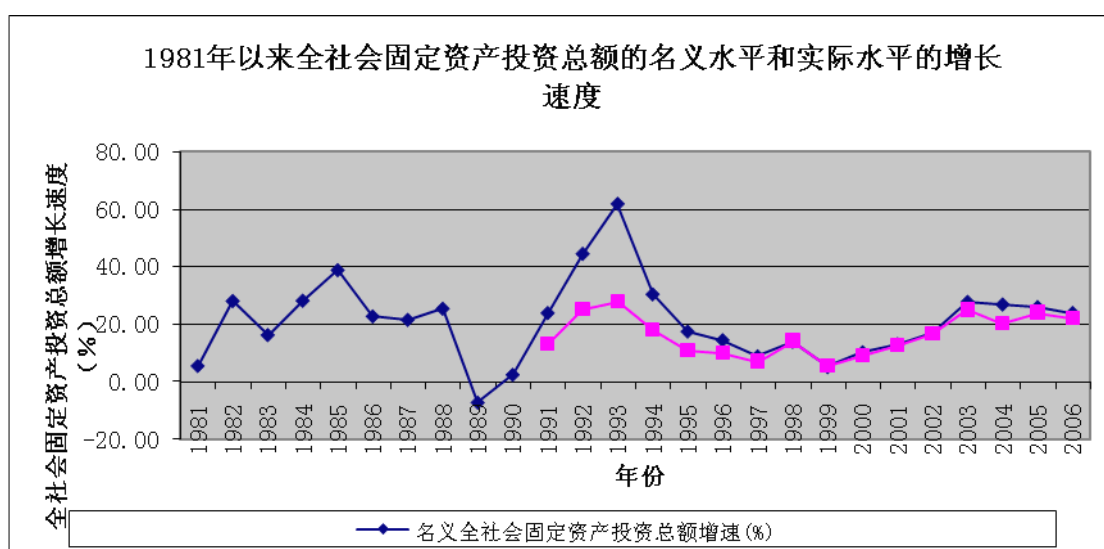
第一，财政支出能够形成增长所需的资本，从而通过作用于资本存量以及积累的速度来影响增长。这是因为公共投资不仅体现为作为需求的投资部分，同时也形成了公共资本，

这些公共资本要么直接作用于生产，要么产生正的外部性，影响生产活动。特别是当一个经济体存在大量的国有经济的时候，国有企业的资本形成直接和财政有关，财政政策就通过国有企业这个媒介直接介入生产过程。凡此总总，财政支出都影响到了资本积累，从而带来增长效应。

第二，财政支出中，公共支出的很大一部分和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等有关，而这些公共支出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影响到增长。尤其对于我国这种文教卫国有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财政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比如教育投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民的基本受教育水平，而教育政策的导向性又直接关系到国民接受何种教育、以及一生中的教育机会和知识结构。

第三，财政支出会通过作用于创新活动来影响增长。对经济增长而言，创新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哪一种理论，都同意这一点。创新取决于企业和民间的研发活动。但在我国，由于科学研究部门和教育部门是高度国有化的，大学和中科院等机构作为国有事业单位存在；而在企业界，由于大型国有企业占据了大部分资源，也成为国家所依赖的创新重地。因此，政府对创新具有决定性影响。财政通过科学研究方面的直接投入以及各种奖励政策来引导和激励这些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事创新活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财政支出实际上不仅能够影响经济波动，而且也能够影响经济增长本身。但是，由于我国这些年一直固守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解读，并没有真正重视财政政策背后潜藏的增长效应。更由于对这种增长效应的忽视，不仅无法有效解决短期波动问题，而且还可能阻碍增长本身。图2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财政支出和增长的关系。从该图可以看出，无论是名义值还是实际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在1999年以后一直平稳增长，到2003年开始至06年这四年间，该速度保持在20—30%之间。对比图1，中国经济增长率在1999年以后就持续稳定增长，在2003年开始维持在两位数的水平。两者的变化高度相关。考虑到投资对增长的滞后效应，那么可以预见，在现有的高投资率的前提下，今后的经济增长仍然能够在高位运行。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2 1981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变动趋势

投资和增长的这种看似明显的相关关系和一些研究的结论一致，比如王小鲁和樊纲（2000）以及邹至庄（2005）等人的研究以及国内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就是资本要素。而如前述分析，资本积累在中国和财政支出关系密切。可见，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可能存在的。已经有一些研究发现了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比如马拴友（2000a）利用中国1979 - 1998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政府消费占GDP 比率与经济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他（2000b）采用中国1981 - 1997 年的数据，还发现中国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大约为0.55。庄子银和邹薇（2003）、刘进等人（2004）、张明喜和陈志勇（2005）、曹艳春（2006）等也发现，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与GDP 增长率显著正相关。郭庆旺等人（2003年）则认为政府公共支出总规模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政府公共支出中的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付文林和沈坤荣（2006）讨论了支出结构问题，发现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和地方政府支出比重增加会提高GDP增长率，而文教费和维持性支出比重与GDP 增长率之间有着负的双向因果关系。钞小静和任保平（2007）利用中国1978 - 2004 年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约为0.312；经济建设、社会文教、国防、行政管理、其他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结构产出弹性分别为0.308、1.460、0.496、-0.068、0.545。

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利用省级数据研究了公共支出和增长的关系，并讨论了支出的结构问题。比如廖楚晖和余可（2006）运用1995—2004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地方公共支出对长期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政府机构支出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农业财政支出具有显著负效应。庄腾飞（2006）通过对中国14个省区1991至200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公共支出总规模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公共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则国内生产总值将变动0.645个百分点。其中公共支出中的消费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性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则国内生产总值也将变动0.577个百分点。

不过，就现有的研究来说，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的证据，也没有统一考虑支出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这就无法给财政政策的调整提供正确的依据。特别是，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明确公共支出作用的制度背景。即我国的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都是在财政分权这一制度框架下产生的，而这一分权和国外的分权不同，是中国式的不规范的分权（周业安，章泉，2008）。具体地说，我国自分税制以来，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使得地方支出作为事权的体现制度化了。但由于这种特定的分权模式并没有给地方政府应得的自主权，也没有给地方政府构造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治理不得不采取简单的目标考核方式，在诸多目标中，增长目标又是最重要的。这种治理模式产生了扭曲的激励，促使地方政府短视、从事地方保护、甚至追逐在职消费和腐败，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的滥用。因此，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看似相关的关系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并不显著和稳定。

因此，我们需要在现有的不规范的分权这一背景下来讨论支出和增长以及波动的问题。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理解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并为今后财政政策的改进提供科学依据，本报告将通过计量方法深入研究财政支出和我国经济增长以及波动之间的关系，对我国近些年来来的财政支出政策进行一个科学的评估，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给出今后财政政策的合理定位。

## 二、近些年的财政支出政策真的有效吗？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内部分权化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和当地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愈发紧密，这就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策略来提高当地的GDP水平及其增长率。显而易见，对地方政府来说，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公共支出来实现这一目标。公共支出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首先，地方政府可以把财政资源（预算内、预算外、甚至制度外的资源）直接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企业发展；其次，地方政府通过文教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来改善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并通过公共支出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信息网络建设等，同时改进公检法等公共治理机构的软硬件水平，为当地的经济增长创造物质、技术和制度条件。最后，通过科技投入等来刺激创新，从而有利于当地经济未来的增长。

然而，上述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必须建立在地方政府具有长期利益目标的基础之上。可现有的很多研究发现，我国特定的不规范的财政分权模式虽然改进了政府的激励，但带来了地方政府官员的短视行为，比如为了争取任期内的绩效目标，地方政府常常采取恶性竞争、地方保护、忽视人力资本和创新投资等。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分权模式并没有形成对地方政府官员有效的监督，一些地方因而出现了以权谋私、在职消费等腐败行为。所有这些都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同时，由于公共支出直接作用于总需求，中央为了调控整体的宏观经济走势，频繁采取反周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看起来似乎能够熨平经济波动，实际上考虑到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这种反周期的政策也可能会加剧经济的短期波动本身。看起来地方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使得政府在采取何种财政支出政策时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放松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控制，就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如果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支出管理政策，又可能带来波动；更何况无论如何控制，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现有的不规范分权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的调控力度和有效性都是非常有限的。

看起来要真正理解财政政策的后果以及未来调整的方向，就必须研究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根源的主导财政因素——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以及不规范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首先通过表1来说明：为什么要更多的关注地方财政支出？而不是整体的或者中央的财政支出？表1很明显的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总体财政支出中占据主要角色，特别是分税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左右；如果从预算外支出看，90%以上的预算外支出都是地方政府实施的。财政支出对应着地方政府的事权，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实施以来，事权主要交给地方政府实施，而中央政府主要从事国防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及转移支付等功能。这就意味着从财政的角度看，真正对具体经济事务起作用的只能是地方政府，所以只有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前述文献中很多都是给予总体数据的研究，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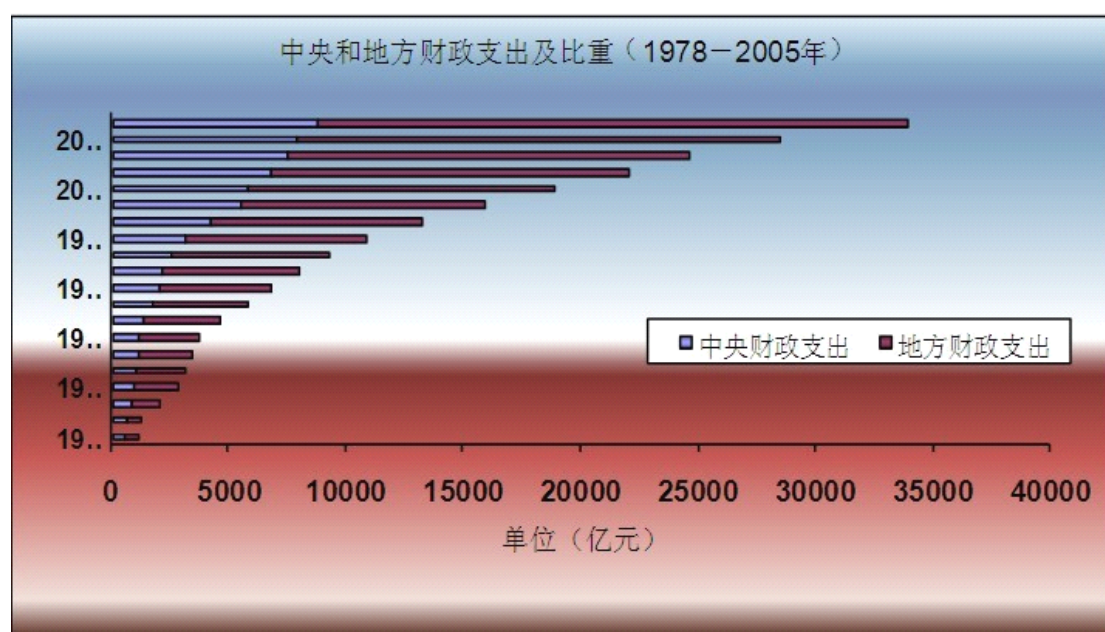
表1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和预算外支出的相对比重

年份	地方财政收入 占总财政 收入%	地方财政支 出占总财政 支出%	年份	地方预算 外收入占 总预算外 收入%	地方预算 外支出占 总预算外 支出%
1978	84.5	52.6	1986	58.8	59.4
1980	75.5	45.7	1987	59.2	59.7
1985	61.6	60.3	1988	61.6	60.7

1989	69.1	68.5	1989	59.7	61.0
1990	66.2	67.4	1990	60.4	61.7
1991	70.2	67.8	1991	57.4	59.1
1992	71.9	68.7	1992	55.7	56.4
1993	78.0	71.7	1993	82.8	84.9
1994	44.3	69.7	1994	84.8	86.8
1995	47.8	70.8	1995	86.8	84.9
1996	50.6	72.9	1996	75.7	73.0
1997	51.1	72.6	1997	94.9	94.6
1998	50.5	71.1	1998	94.7	95.2
1999	48.9	68.5	1999	93.2	94.7
2000	47.8	65.3	2000	93.5	94.0
2001	47.6	69.5	2001	91.9	93.3
2002	45.0	69.3	2002	90.2	93.2
2003	45.4	69.9	2003	91.7	92.1
2004	45.1	72.3	2004	92.5	91.0
2005	47.7	74.1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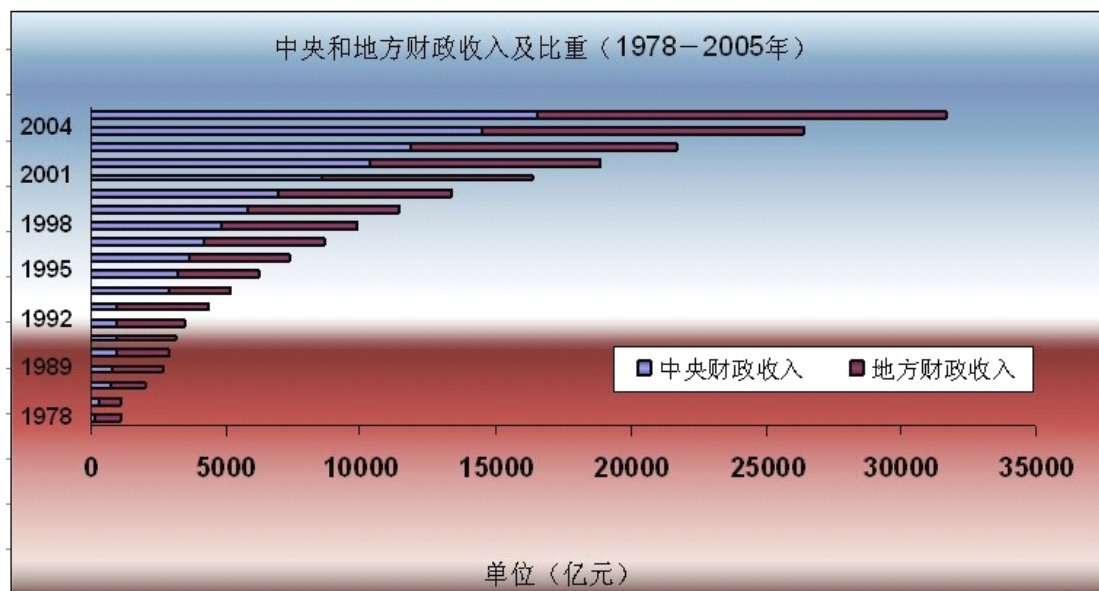
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也是通行的一种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从表 1 可以看出，我国自分税制以来的财政分权度是比较高的。图 3 更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分权度的变化。按照现有的这种分权度，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高的（比如李萍，2006；平新乔，2006 等给出的资料就是如此）。同时，按照现有的财政分权的文献的理解，还可以从收入的角度定义分权。以地方本级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计算，1994 年以来该比重稳定在 50% 左右。图 4 给出了地方财政收入相对比重的数据描述。



注：本表数字 2000 年以前不包括国内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利用国外借款收入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从 2000 年起，全国财政支出和中央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付息支出。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 3 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及比重（1978—2005 年）



注：本表数字不报告国内外债务收入。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 4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及比重（1978—2005 年）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可以从地方政府规模的视角来判断。通常用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说明政府规模的相对大小；而用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来说明宏观税负的大小。图 5 表达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政府规模的变动趋势。1978 年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 16.18%；1985 年为 13.41%；1990 年为 11.14%；分税制后的 1995 年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 7.94%，2005 年达到 13.74%。相应的 1986 年地方预算外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 9.12%；1990 年为 8.92%；分税制后的 1995 年地方预算外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 3.31%，2004 年达到 2.48%。这个支出规模是大还是小？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对比，美国近年来该比例在 10% 左右（海曼，2006）。看起来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并不大。但是，图 4 所采用的仅仅是地方一般预算支出的数据，如果考虑到统计口径，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相对较大，而且呈上升趋势，比如平新乔（2006）通过分省计算“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支出 / GDP”，然后取全国平均值，发现 1994—2003 年间该比重从 15.6% 上升至 21.0%，共上升了 5.4 个百分点。同时，在进入 2000 年以后，这个比重一直在 21%—22% 之间。按照这一数据，远高于美国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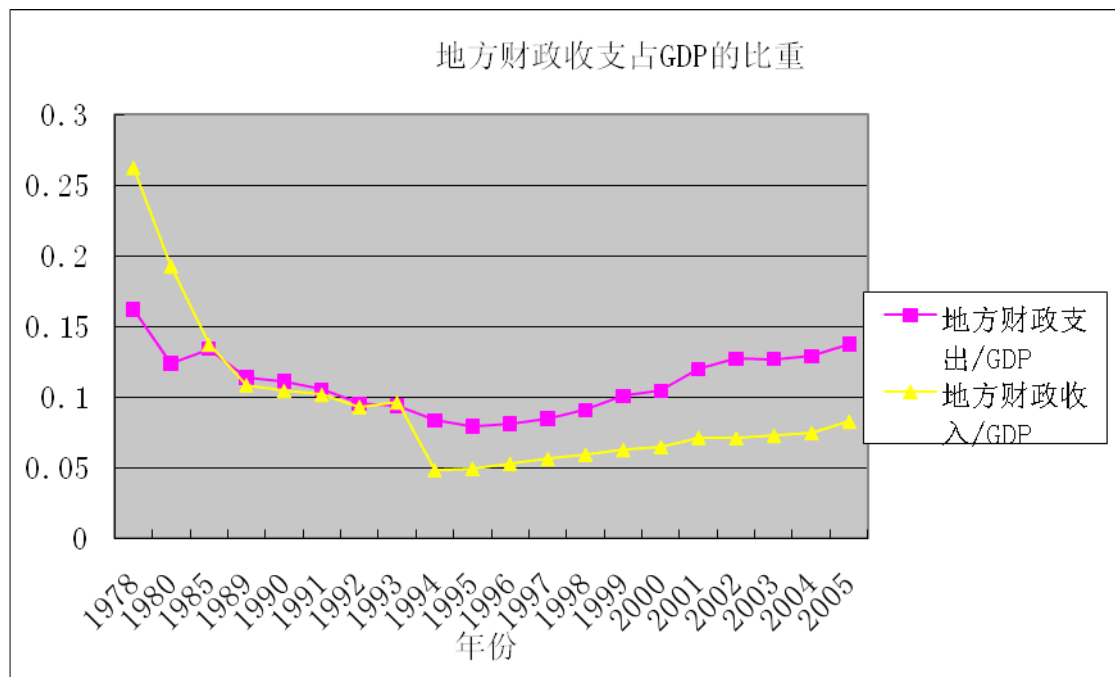
表 2 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

年份	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	年份	地方预算外支出占 GDP%
1978	0.161848	1986	0.091239



1980	0.12364	1987	0.09121
1985	0.134095	1988	0.086615
1989	0.113876	1989	0.089832
1990	0.111375	1990	0.089184
1991	0.105402	1991	0.083798
1992	0.095521	1992	0.076366
1993	0.094251	1993	0.031634
1994	0.083784	1994	0.030875
1995	0.079422	1995	0.033103
1996	0.081295	1996	0.039967
1997	0.084853	1997	0.032731
1998	0.090905	1998	0.033467
1999	0.100754	1999	0.033727
2000	0.104487	2000	0.03386
2001	0.119781	2001	0.033237
2002	0.126993	2002	0.029993
2003	0.126855	2003	0.028312
2004	0.128803	2004	0.024828
2005	0.137392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4 地方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1978—2005年）

从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分权的视角还是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视角看，我国地方政府都通过财政支出深深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但这种深度介入是否有效？还需



要科学的证据。本报告通过对 1994 年分税制以来的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支出的效果不容乐观：

第一，单纯考虑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关系，我们的结论是：

1、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总量水平与经济增长和波动之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从支出结构上看，各地区人均实际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水平以及人均实际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水平在各地人均实际总体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即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或相对比重的增加可以显著地推动经济增长：各地区年均的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增加 0.14%，各地区年均的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的相对比重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增加 0.12%。

同时，我们还看到，各地区人均实际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水平对于该地区的经济波动率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即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的增加可以显著地熨平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各地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经济波动率的绝对水平减少 0.04%。

3、截然相反的是，各地区人均实际预算外财政支出水平以及人均实际预算外财政支出水平在各地人均实际总体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即预算外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或相对比重的增加能够显著地降低经济增长：各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预算外财政支出水平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减少 0.11%，各地区年均的预算外财政支出的相对比重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减少 0.05%。

更严重的是，各地区人均实际预算外财政支出水平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即预算外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的增加能够显著地扩大经济增长波动：各地区人均实际预算外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经济增长波动率的绝对水平增加 0.02%。

4、其它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变量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和波动没有显著作用。各地区人均基本建设支出水平以及人均实际基本建设支出水平在各地人均实际总体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有正面影响，但对经济波动有负面影响，但两者都不显著。各地区人均行政管理费支出水平以及人均实际行政管理费支出水平在各地人均实际总体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有负面影响，但对经济波动有正面影响，但两者也都不显著。

第二，单纯考虑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对其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我们发现：

不论是以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还是以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比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显著地降低了经济增长：各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减少 0.47%，而各地区年均的人

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比重 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减少 0.22%。财政分权对经济波动的效应虽是正的，但不显著。

第三、综合考虑财政分权、地方公共支出总量和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发现：

1、预算外支出对增长的负面效应仍然显著。保守估计，各地区预算外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 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多减少 0.07%。

2、财政分权对增长的负面效应仍然显著。保守估计，各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 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多减少 0.60%；而以回归结果（2）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比重 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多减少 0.22%。

3、基本建设支出具有不显著的正增长效应；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具有不显著的负增长效应。支出总量和文教卫支出的增长效应模糊，且不显著。

第四、在公共控制变量中，我们发现：

1、以区域内铁路密度衡量的基础设施水平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增加铁路基础设施建设也会显著地降低经济增长，保守估计，各地区区域内铁路密度 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多减少 0.07%。但增加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熨平经济波动，保守估计，各地区区域内铁路密度 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经济波动率的绝对水平至少减少 0.02%。

2、人力资本水平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都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因而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都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保守估计，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少增加 0.25%。同时，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该地区的经济波动率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保守估计，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经济波动率的绝对水平至多增加 0.05%。

3、贸易开放度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都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因而贸易开放度的提高都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保守估计，各地区开放度 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少增加 0.07%。贸易开放度对经济波动具有不显著的正面影响。

4、各地区的以农业人口比重衡量的反向城市化水平对于该地区的经济波动率也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因此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扩大了经济波动，保守估计，城市化水平 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经济波动率的绝对水平至多增加 0.07%。

综合考虑我们的研究结果，就财政支出的总量和结构来说，可以得出以下明确的结论：

1、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和波动不在于总量，而是在于结构。因此，我们建议今后的财政支出政策的改革重点放在结构调整上。

2、预算外支出不仅阻碍了经济增长，而且还加剧了经济波动，所以是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最主要的根源。因此，我们建议今后要加强预算外支出的管理，把该项支纳入到公共财政的范畴。

3、文教卫支出具有正的增长效应的波动效应，但前者远大于后者，也就是说，这类支出会带来较小的波动效应，但能够带来较大的增长效应，所以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建议，今后的财政支出政策应该加大该项支出的投入。

4、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熨平波动有一定的作用；而行政管理费则在阻碍经济增长和加剧经济波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建议通过政府体制改革来降低行政管理费支出，适当增加基本建设支出。

5、从支出角度看的财政分权对增长有阻碍作用，但这个结论需要谨慎对待。这是因为94年的分税制并不是一个规范的分权制度，而是局部分权制度，所以在这种制度条件下，分权本身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因此，我们建议首先应该推行公共财政，实现规范分权，然后再寻求最有的财政分权度。

### 三、计量模型的构建、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1. 计量模型的构建

所有上述结论都来自我们的计量经济学检验。有关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学术界早已得到深入的研究。较早的如 Barro (1990)，给予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利用 98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发现政府消费性支出具有负的增长效应，而生产性支出则具有正的增长效应。Bleaney、Gemmell 和 Kneller (2001) 利用 1970—1995 年间 OECD 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以及 Foelster 和 Henrekson(2001)基于 1970—1995 年间富裕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所得结论都支持巴罗的预测。而 Devarajan、Swaroop 和 Zou (1996) 基于 1970 - 1990 年间 69 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同样发现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而非生产性支出对平均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是负向的。Easterly 和 Rebelo (1993) 则认为，交通、通讯等公共投资性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样发现了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Del Monte 和 Papagni (2001) 则发现，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会受到腐败的干扰。总体上看，基本结论如巴罗和萨拉伊马丁 (2000，第 140 页) 所言，政府规模和人均增长率之间存在一种倒 U 型关系。如果从支出结构看，政府消费一般对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当期公共投资的增长效应虽为正，但不显著；但滞后的公共投资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特别是，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 (巴罗和萨拉伊马丁，2000，第 409—410 页)。IMF(2005) 以及 World Bank(2007) 附录一都从各自角度综述了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的文献。而 Romp 和 Jakob (2007) 则给出了公共资本和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本文将在这些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来探讨分税制以来我国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强调这一关系必须至于财政分权的背景之下。我们将使用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来构造解释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实证模型。其中，我们将重点考察两组主要解释因素，包括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以及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在分别对以上各组因素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的基础上，我们也统一分析了它们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基本的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Y_{it}=a+b*X_{it}+c*Z_{it}+p_i+t_t+e_{it}$$

其中，在考察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时， $Y_{it}$ 是地区*i*在时间段*t*内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在考察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波动时，与周业安和章泉（2008）一致， $Y_{it}$ 是地区*i*在时间段*t*内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标准差。<sup>1</sup> $a$ 是常数项， $b$ 是 $X_{it}$ 的系数向量， $c$ 是 $Z_{it}$ 的系数向量， $e_{it}$ 是地区*i*在时间段*t*内的残差项， $p_i$ 是地区固定效应， $t_t$ 是时间固定效应。 $X_{it}$ 包括一系列文献中常用的影响地区*i*在时间段*t*内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因素。根据周业安和章泉（2008）、Islam（1995）、Madariaga and Poncet（2007）、Spiliopoulos（2005）等人的研究， $X_{it}$ 包括各地区的期初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资本折旧率、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化水平、贸易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实际税负水平等变量。

我们构造了三个模型来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的财政影响，模型的差别具体反应在财政变量的设置上。在模型（1）中，我们把 $Z_{it}$ 设定为各地区的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包括地区*i*在时间段*t*内的人均实际总体财政支出水平、人均实际基本建设财政支出水平及其在人均实际总体财政支出水平中的比重、人均实际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水平及其在人均实际总体财政支出水平中的比重、人均实际行政管理费财政支出水平及其在人均实际总体财政支出水平中的比重、人均实际预算外财政支出水平及其在人均实际总体财政支出水平中的比重等。在模型（2）中，我们把 $Z_{it}$ 设定为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在模型（3）中，我们综合考察了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对其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Z_{it}$ 包括了模型（1）、（2）中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以及财政分权程度。

## 2. 计量模型的分析方法

由于我们采用了面板数据，因此模型（1）、（2）、（3）的估计方法均为相应的面板数据回归方法。我们根据相应的 Hausman 检验结果来确定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同时考虑到解释变量的内生性可能（Madariaga and Poncet，2007），我们对于模型（1）、（2）、（3）中的解释变量均采用了时间滞后形式。但是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中，一期时间滞后解释变量也可能是内生性的，因此模型（1）、（2）、（3）中的解释变量均采用了二期时间滞后形式，而被解释变量则是当期形式。

---

<sup>1</sup> 与周业安和章泉（2008）不同的是，在测算经济增长波动率时，我们采用了各地区的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而他们使用的是人均名义 GDP 增长率。与他们的方法相比，我们的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率对于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干扰。

### 3、数据来源和统计分析

由于分税制带来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巨大变化，而今后的财政体制也依然会在分税制的框架下运行，所以我们仅仅关心分税制实施以后财政因素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为此我们采用的数据时间段为 1994—2005 年。遵从文献中常用的中国省级行政区划方法：对于 1997 年后才成为直辖市的重庆市，我们把它 1997—2005 年的各种数据合并到四川省中；由于西藏数据缺失非常严重，我们将它剔除在样本之外。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年鉴》、《中国人口年鉴》。

在考察经济增长时，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是以 1994 年价格计算的各地区当期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记作  $realgdpp$ ，单位是元。而在考察经济波动时，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是各地区的经济波动率，记作  $sd\_pgdpgrowth$ 。考虑到国民经济可能的周期波动，与周业安和章泉（2008）、Aghion 等人（2006）相似，我们首先将 1994—2005 这 12 年划分为六个时间段：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每个时间段跨度为两年，然后我们分别将每个两年间以 1994 年价格水平计算的人均实际 GDP 的平均值作为考察各地区经济增长时的被解释变量，将每个两年间以 1994 年价格水平计算的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的标准差作为考察各地区经济波动时的被解释变量。<sup>2</sup>对应以上六个时间段的时间构造方式，模型（1）、（2）、（3）中的所有解释变量都采用了相同的两年间算术平均值的形式。本文使用的所有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以前缀  $m\_$  表示两年间算术平均值；而所有解释变量的后缀  $\_lag2$  则表示为了避免内生性可能的时间上两期滞后；此外，与 Madariaga and Poncet（2007）一致，对于所有的滞后两期的均值形式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都采用了自然对数形式。因此，本文的变量命名形式为前缀  $lnm\_$ ，后缀为  $\_lag2$ ，中间为当期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realgdpp$  和以下将要给出的各种解释变量。

各地区的初始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记作比当期滞后两期的  $realgdpp$ ，单位是元。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记作  $investment\_GDP$ ，是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小数形式）。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与资本折旧率之和记作  $prate\_er$ ，是各地区的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与资本折旧率之和（小数形式），其中技术进步率与资本折旧率之和假设等于 0.07（Weeks 和 Yao, 2003）。人力资本水平记作  $UC\_student$ ，是各地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

---

<sup>2</sup> 需要指出的是，1994—2005 共计 12 年的整数划分还可以分为三年跨度、四年跨度、六年跨度、十二年跨度等，但是这些划分方法形成的变量无法构造避免内生性可能的时间上可以滞后两期的面板数据格式。因此，我们采用了唯一可以得到避免内生性可能的时间上可以滞后两期的面板数据格式的两年跨度的时间段划分方法。

其总人口之比（小数形式）。<sup>3</sup>城市化水平记作 *agri\_pop\_ratio*，是各地区农业人口与其总人口之比（小数形式），*agri\_pop\_ratio* 是城市化水平的一个反向测度。贸易开放度记作 *openness*，是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小数形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记作 *FDI\_GDP*，是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小数形式）。基础设施水平包括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情况，分别记作 *railway\_den* 和 *road\_den*，对应各地区的铁路营业里程与其总面积之比（小数形式）和各地区的公路里程与其总面积之比（小数形式），单位是公里/平方公里。实际税负水平记作 *taxrate*，是各地区的财政收入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小数形式）。

各地区的人均实际总体财政支出水平记作 *fiscalexppr*，是各地区的以其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调整的、以 1994 年为基年的人均实际财政支出水平，单位是元/人。<sup>4</sup>

各地区的人均实际基本建设财政支出水平、人均实际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水平、人均实际行政管理费财政支出水平、以及人均实际预算外财政支出水平分别记作 *infraexppr*、*eshexppr*、*adminexppr*、*outbudexppr*，是各地区的以其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调整的、以 1994 年为基年的人均水平，单位是元/人；以上四项支出在人均实际总体财政支出水平中的比重（小数形式）分别记作 *infraexppf*、*eshexppf*、*adminexppf*、*outbudexppf*。

我们采用两种指标来衡量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即 *fiscal\_fed\_a* 和 *fiscal\_fed\_b*，分别表示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以及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比，其中分子和分母都按相应的 CPI 进行了调整。

本文最终的面板数据样本包括中国 29 个省级行政区在 1994—2005 年共计 116 个观测值。表 1 汇报了以上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sup>5</sup>

表 1 主要回归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观测值=116）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i>lnm_realgdpp</i>	9.0862	8.9873	0.6085	10.9553	7.8119
<i>sd_pgdpgrowth</i>	0.0237	0.0188	0.0208	0.1066	0.0004
<i>lnm_realgdpp_lag2</i>	8.6747	8.5709	0.5922	10.4941	7.3848
<i>lnm_investment_GDP_lag2</i>	-1.0921	-1.1281	0.2426	-0.4480	-1.6064
<i>lnm_prater_lag2</i>	-2.4982	-2.5283	0.1540	-1.2941	-2.7369
<i>lnm_UC_student_lag2</i>	1.1294	0.6558	1.0114	3.1132	-0.0391
<i>lnm_agri_pop_ratio_lag2</i>	-0.3993	-0.2996	0.2999	-0.1446	-1.4255

<sup>3</sup> 我们也采用了各地区的识字率数据作为另外的人力资本水平测度，回归结果基本不变。

<sup>4</sup> 这里我们采用了 Wan et al. (2006) 的方法，采用各地区消费价格指数作为各地区人均名义财政支出对应的价格水平指数的测度。

<sup>5</sup> 篇幅所限，我们没有汇报解释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主要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都显著低于共线性存在的阈值 0.7 (Lind et al., 2002)。

lnm_openness_lag2	-1.7666	-2.0272	0.9200	0.5622	-3.1755
lnm_FDI_GDP_lag2	-3.9426	-3.9250	1.2517	-1.4216	-7.2181
lnm_railway_den_lag2	-4.5525	-4.5270	0.9010	-1.6326	-7.1042
lnm_road_den_lag2	-1.4852	-1.3041	0.8475	-0.1748	-4.0155
lnm_taxrate_lag2	-2.2254	-2.2623	0.3746	-1.2114	-3.0108
lnm_fiscalexppr_lag2	6.2296	6.1605	0.5875	7.9793	5.1759
lnm_infraexppr_lag2	3.7846	3.7569	0.9690	6.4202	2.1090
lnm_eshexppr_lag2	4.8290	4.7590	0.5332	6.4722	3.9665
lnm_adminexppr_lag2	3.9325	3.9142	0.3668	4.7700	3.1963
lnm_outbudexppr_lag2	5.1350	5.0108	0.5558	6.5073	3.8968
lnm_infraexppf_lag2	5.6332	5.7678	0.7885	7.3243	3.1697
lnm_eshexppf_lag2	6.6864	6.8371	0.8859	8.2897	4.4746
lnm_adminexppf_lag2	5.7925	6.0297	0.9827	7.9680	3.6638
lnm_outbudexppf_lag2	6.9959	7.2607	1.1185	8.8396	3.8607
lnm_fiscal_fed_a_lag2	-0.3606	-0.3530	0.1341	-0.0713	-0.7391
lnm_fiscal_fed_b_lag2	-2.7221	-2.6046	0.6773	-1.2927	-4.4842

## 四、 计量结果分析

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分别考察了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以及财政分权程度对该地区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

### 1. 财政支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首先,重点考察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以及财政分权程度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表2汇报了相应的模型(1)和(2)的实证分析结果。共同的控制变量包括期初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资本折旧率、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化水平、贸易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实际税负水平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考察了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的四组不同组合以及财政分权程度的两组不同组合对其经济增长的实证作用,分别对应回归结果(1)和(2)、(3)和(4)、(5)和(6)。

表2 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结构或财政分权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样本数=116)

被解释变量: 两年间人均实际(以1994年价格计)GDP均值的自然对数值 lnm_realgdpp						
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估计方法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lnm_realgdpp_lag2	0.4273***	0.5127***	0.3996***	0.4308***	0.4341***	0.4604***



	(4. 60)	(5. 60)	(9. 82)	(10. 25)	(11. 51)	(11. 50)
lnm_investment_GDP_lag2	-0. 0671	-0. 0517	-0. 0716	-0. 0198	-0. 0489	-0. 0273
	(-1. 07)	(-0. 99)	(-1. 23)	(-0. 37)	(-0. 96)	(-0. 54)
lnm_prater_lag2	0. 0095	-0. 0066	0. 0113	0. 0073	-0. 0098	-0. 0466
	(0. 24)	(-0. 18)	(0. 30)	(0. 19)	(-0. 27)	(-1. 18)
lnm_UC_student_lag2	0. 3625***	0. 3782***	0. 3349***	0. 3758***	0. 2543***	0. 2544***
	(6. 06)	(7. 21)	(8. 40)	(10. 99)	(5. 76)	(5. 66)
lnm_agri_pop_ratio_lag2	0. 0161	0. 0247	0. 0230	0. 0140	0. 0061	-0. 0083
	(0. 31)	(0. 50)	(0. 46)	(0. 27)	(0. 13)	(-0. 17)
lnm_openness_lag2	0. 0773**	0. 0992***	0. 0720**	0. 0903***	0. 0895***	0. 1062***
	(2. 38)	(3. 50)	(2. 32)	(2. 98)	(3. 23)	(3. 70)
lnm_FDI_GDP_lag2	0. 0006	0. 0019	-0. 0032	0. 0032	-0. 0070	0. 0027
	(0. 04)	(0. 14)	(-0. 21)	(0. 21)	(-0. 50)	(0. 19)
lnm_railway_den_lag2	-0. 0678**	-0. 0486**	-0. 0651**	-0. 0616**	-0. 0523**	-0. 0445*
	(-2. 66)	(-2. 00)	(-2. 64)	(-2. 44)	(-2. 20)	(-1. 83)
lnm_road_den_lag2	0. 0166	-0. 0155	0. 0234	0. 0088	0. 0256	-0. 0085
	(0. 30)	(-0. 29)	(0. 43)	(0. 16)	(0. 51)	(-0. 16)
lnm_taxrate_lag2	0. 2807	0. 2634	0. 3064***	0. 1499**	0. 3848***	0. 3496***
	(1. 54)	(1. 64)	(3. 64)	(2. 06)	(5. 87)	(5. 73)
lnm_fiscalexppr_lag2	-0. 1381	-0. 0393				
	(-0. 65)	(-0. 23)				
lnm_infraexppr_lag2	0. 0245					
	(0. 88)					
lnm_eshexppr_lag2	0. 1376**					
	(2. 09)					
lnm_adminexppr_lag2	-0. 0506					
	(-0. 73)					
lnm_outbudexppr_lag2		-0. 1104***				
		(-3. 70)				
lnm_infraexppf_lag2			0. 0174			
			(0. 65)			
lnm_eshexppf_lag2			0. 1204**			
			(2. 17)			
lnm_adminexppf_lag2			-0. 0540			
			(-0. 95)			
lnm_outbudexppf_lag2				-0. 0470*		
				(-1. 75)		
lnm_fiscal_fed_a_lag2					-0. 4737***	
					(-3. 79)	
lnm_fiscal_fed_b_lag2						-0. 2190***
						(-3. 67)
constant	5. 7084***	5. 4855***	5. 1455***	5. 4939***	5. 5737***	4. 8202***

	(6.69)	(7.23)	(12.61)	(13.88)	(15.12)	(11.43)
within R2	0.9749	0.9773	0.9760	0.9741	0.9773	0.9771
between R2	0.8524	0.8442	0.8733	0.8505	0.8202	0.5947
overall R2	0.8654	0.8585	0.8748	0.8672	0.8181	0.6502

注：\*\*\*(\*\*、\*) 表示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为 1%(5%、10%)，括号内的是 t 值。

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通过 Hausman 检验来确定。

观察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各地区人均实际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水平以及人均实际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水平在各地区人均实际总体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即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或相对比重的增加可以显著地推动经济增长：各地区年均的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增加 0.14%，<sup>6</sup>各地区年均的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的相对比重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增加 0.12%。截然相反的是，各地区人均实际预算外财政支出水平以及人均实际预算外财政支出水平在各地区人均实际总体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即预算外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或相对比重的增加能够显著地降低经济增长：各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预算外财政支出水平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减少 0.11%，各地区年均的预算外财政支出的相对比重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减少 0.05%。其它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变量对于地区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

观察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不论是以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还是以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比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显著地降低了经济增长：各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减少 0.47%，而各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比重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减少 0.22%。

<sup>6</sup> 本文中我们使用的两年间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采用了自然对数形式，因此两年间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当于两期自然对数形式的该变量的差值。

在公共控制变量中,各地区的期初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对于该地区的当期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然而考虑到其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但都小于1,因此初始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会显著地降低经济增长:以回归结果(3)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期初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当期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多减少0.60%。与之类似,以区域内铁路密度衡量的基础设施水平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增加铁路基础设施建设也会显著地降低经济增长:以回归结果(1)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区域内铁路密度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多减少0.07%。相反的是,人力资本水平、贸易开放度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都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因而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开放度的提高都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以回归结果(5)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少增加0.25%;以回归结果(3)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开放度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少增加0.07%。此外,我们还发现各地区的实际税负水平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实际税负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是这一显著发现并不稳健。其它控制变量对于地区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其次,综合考察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表3汇报了相应的模型(3)的实证分析结果。与表2相似,共同的控制变量包括期初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资本折旧率、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化水平、贸易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实际税负水平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考察了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和结构、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的八组不同组合对其经济增长的实证作用,分别对应回归结果(1)、(2)、(3)、(4)、(5)、(6)、(7)、(8)。

**表3 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和结构以及财政分权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样本数=116)**

被解释变量:两年间人均实际(以1994年价格计)GDP均值的自然对数值  $\ln m\_realgdpp$

回归结果 估计方法	(1)	(2)	(3)	(4)	(5)	(6)	(7)	(8)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ln m\_realgdpp\_lag2$	0.3863*** (4.32)	0.4785*** (5.25)	0.5063*** (5.76)	0.5408*** (5.97)	0.4353*** (10.22)	0.4444*** (9.89)	0.4681*** (11.97)	0.4695*** (11.38)
$\ln m\_investment\_GDP\_lag2$	-0.0535 (-0.89)	-0.0447 (-0.74)	-0.0670 (-1.33)	-0.0505 (-0.99)	-0.0576 (-1.01)	-0.0474 (-0.82)	-0.0576 (-1.17)	-0.0289 (-0.57)
$\ln m\_prate\_er\_lag2$	-0.0059	-0.0457	-0.0188	-0.0421	-0.0123	-0.0334	-0.0203	-0.0459

	(-0.16)	(-1.06)	(-0.53)	(-1.05)	(-0.32)	(-0.79)	(-0.57)	(-1.16)
lnm_UC_student_lag2	0.2379***	0.2762***	0.2913***	0.3140***	0.2518***	0.2634***	0.2524***	0.2654***
	(3.37)	(4.21)	(4.86)	(5.23)	(4.73)	(5.13)	(5.90)	(5.70)
lnm_agri_pop_ratio_lag2	0.0067	-0.0113	0.0187	0.0057	0.0007	0.0012	0.0135	-0.0041
	(0.13)	(-0.22)	(0.40)	(0.12)	(0.01)	(0.02)	(0.29)	(-0.08)
lnm_openness_lag2	0.1001***	0.1139***	0.1022***	0.1114***	0.1035***	0.0985***	0.1063***	0.1107***
	(3.15)	(3.36)	(3.75)	(3.93)	(3.12)	(3.01)	(3.84)	(3.80)
lnm_FDI_GDP_lag2	-0.0066	0.0024	-0.0034	0.0036	-0.0055	-0.0003	-0.0025	0.0044
	(-0.44)	(0.16)	(-0.25)	(0.26)	(-0.37)	(-0.02)	(-0.18)	(0.31)
lnm_railway_den_lag2	-0.0489*	-0.0440*	-0.0423*	-0.0387*	-0.0490*	-0.0494*	-0.0433*	-0.0430*
	(-1.95)	(-1.70)	(-1.80)	(-1.69)	(-1.95)	(-1.96)	(-1.86)	(-1.76)
lnm_road_den_lag2	0.0244	-0.0112	-0.0073	-0.0285	0.0191	-0.0002	-0.0031	-0.0171
	(0.46)	(-0.20)	(-0.14)	(-0.55)	(0.36)	(-0.00)	(-0.06)	(-0.33)
lnm_taxrate_lag2	0.2940*	0.3790**	0.3699**	0.3847**	0.3543***	0.3507***	0.2919***	0.2990***
	(1.69)	(2.12)	(2.32)	(2.29)	(4.19)	(4.13)	(3.94)	(3.65)
lnm_fiscalexpr_lag2	0.1534	-0.0516	-0.0315	-0.0862				
	(0.69)	(-0.25)	(-0.19)	(-0.52)				
lnm_infraexppr_lag2	-0.0067	0.0113						
	(-0.24)	(0.42)						
lnm_eshexppr_lag2	-0.0224	0.0089						
	(-0.27)	(0.11)						
lnm_adminexppr_lag2	-0.0480	-0.0331						
	(-0.73)	(-0.50)						
lnm_outbudexppr_lag2			-0.0644*	-0.0750**				
			(-1.93)	(-2.22)				
lnm_infraexppf_lag2					0.0032	0.0121		
					(0.12)	(0.46)		
lnm_eshexppf_lag2					-0.0066	0.0409		
					(-0.08)	(0.62)		
lnm_adminexppf_lag2					-0.0357	-0.0163		
					(-0.64)	(-0.28)		
lnm_outbudexppf_lag2							-0.0598**	-0.0242
							(-2.44)	(-0.92)
lnm_fiscal_fed_a_lag2	-0.5477***		-0.0811**		-0.5992**		-0.5108***	
	(-2.97)		(-2.64)		(-2.27)		(-4.18)	
lnm_fiscal_fed_b_lag2		-0.2200***		-0.1444**		-0.1710**		-0.2039***
		(-2.71)		(-2.07)		(-2.13)		(-3.29)
constant	5.1837***	5.0600***	5.5265***	5.2599***	5.7037***	4.8141***	5.4925***	4.8379***
	(6.24)	(5.93)	(7.57)	(7.00)	(12.22)	(11.25)	(15.31)	(11.45)
within R2	0.9776	0.9772	0.9793	0.9785	0.9776	0.9774	0.9790	0.9774
between R2	0.8537	0.6023	0.8198	0.6782	0.8139	0.6932	0.8017	0.6142
overall R2	0.8499	0.6567	0.8248	0.7197	0.8201	0.7297	0.8163	0.6671

注：\*\*\*(\*\*、\*)表示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为1%(5%、10%)，括号内的是t值。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

观察各地区的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对其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我们发现：与表2相同，各地区人均实际预算外财政支出水平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即预算外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的增加能够显著地降低经济增长：以回归结果(4)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预算外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多减少0.07%。此外，各地区人均实际预算外财政支出水平在各地区人均实际总体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即预算外财政支出相对比重的增加能够显著地降低经济增长，但是这一结果并不稳健。

观察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对其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影响，我们发现：与表2相同，不论是以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还是以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比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也都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显著地降低了经济增长：以回归结果(5)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多减少0.60%；而以回归结果(2)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比重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年均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多减少0.22%。

最后，观察公共控制变量对各地区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影响，我们发现：与表2相同，各地区的期初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对于该地区的当期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也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同样考虑到其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但都小于1，因此初始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会显著地降低经济增长：以回归结果(1)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期初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当期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多减少0.61%。以区域内铁路密度衡量的基础设施水平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也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增加铁路基础设施建设也会显著地降低经济增长：以回归结果(6)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区域内铁路密度1%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多减少0.05%。人力资本水平、贸易开放度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都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因而人力资本积累、贸易

开放度的提高都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以回归结果（1）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少增加 0.24%；以回归结果（6）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开放度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至少增加 0.10%。此外，与表 2 不同，各地区的实际税负水平对于该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实际税负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以回归结果（7）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实际税负水平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绝对水平最少增加 0.29%。其它控制变量对于地区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以综合考察各地区的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表 3 为基础，总结以上回归发现：

首先，就各地区的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预算外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的增加显著地阻碍了经济增长。

其次，就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也显著地阻碍了经济增长。

最后，就其它公共解释变量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实际税负水平的提高都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而较高的期初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区域内铁路密度都显著地阻碍了经济增长。

## 2. 财政支出、财政分权与经济波动

首先，重点考察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以及财政分权程度对其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表 4 汇报了相应的模型（1）和（2）的实证分析结果。共同的控制变量包括期初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资本折旧率、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化水平、贸易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实际税负水平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考察了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的四组不同组合和财政分权程度的两组不同组合对其经济增长波动的实证作用，分别对应回归结果（1）和（2）、（3）和（4）、（5）和（6）。

**表 4 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结构或财政分权程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样本数=116）**

被解释变量：两年间人均实际（以 1994 年价格计）GDP 的标准差 sd_pgdpgrowth						
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估计方法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lnm_realgdpp_lag2	-0.0265	-0.0357	-0.0196	-0.0291*	-0.0283*	-0.0304*

	(-0.69)	(-0.90)	(-1.15)	(-1.67)	(-1.71)	(-1.73)
lnm_investment_GDP_lag2	0.0230 (0.89)	0.0126 (0.56)	0.0237 (0.97)	0.0069 (0.31)	0.0112 (0.50)	0.0073 (0.33)
lnm_prater_lag2	-0.0305* (-1.88)	-0.0275* (-1.72)	-0.0316** (-2.00)	-0.0296* (-1.88)	-0.0272* (-1.72)	-0.0237* (-1.77)
lnm_UC_student_lag2	0.0419* (1.70)	0.0398* (1.75)	0.0453*** (2.71)	0.0344** (2.43)	0.0539*** (2.78)	0.0495** (2.51)
lnm_agri_pop_ratio_lag2	-0.0692*** (-3.23)	-0.0710*** (-3.35)	-0.0702*** (-3.34)	-0.0675*** (-3.19)	-0.0660*** (-3.14)	-0.0643*** (-3.03)
lnm_openness_lag2	0.0064 (0.48)	0.0025 (0.20)	0.0066 (0.51)	0.0043 (0.34)	0.0050 (0.41)	0.0034 (0.27)
lnm_FDI_GDP_lag2	0.0078 (1.21)	0.0067 (1.10)	0.0087 (1.35)	0.0063 (1.02)	0.0081 (1.33)	0.0067 (1.10)
lnm_railway_den_lag2	-0.0226** (-2.15)	-0.0273** (-2.59)	-0.0235** (-2.27)	-0.0248** (-2.38)	-0.0260** (-2.50)	-0.0264** (-2.47)
lnm_road_den_lag2	-0.0026 (-0.11)	0.0043 (0.19)	-0.0044 (-0.20)	-0.0002 (-0.01)	-0.0040 (-0.18)	-0.0001 (-0.00)
lnm_taxrate_lag2	-0.0225 (-0.30)	-0.0018 (-0.03)	-0.0292 (-0.83)	0.0001 (0.00)	-0.0413 (-1.44)	-0.0314 (-1.17)
lnm_fiscalexppr_lag2	0.0420 (0.48)	-0.0159 (-0.22)				
lnm_infraexppr_lag2	-0.0130 (-1.13)					
lnm_eshexppr_lag2	-0.0401* (-1.68)					
lnm_adminexppr_lag2	0.0116 (0.41)					
lnm_outbudexppr_lag2		0.0234* (1.81)				
lnm_infraexppf_lag2			-0.0107 (-0.95)			
lnm_eshexppf_lag2			-0.0298 (-1.28)			
lnm_adminexppf_lag2			0.0160 (0.67)			
lnm_outbudexppf_lag2				0.0098 (0.89)		
lnm_fiscal_fed_a_lag2					0.0750 (1.37)	
lnm_fiscal_fed_b_lag2						0.0265 (1.01)
constant	-0.0513	0.0929	0.0966	-0.0059	-0.0219	0.0699



	(-0.15)	(0.28)	(0.56)	(-0.04)	(-0.14)	(0.38)
within R2	0.3015	0.2982	0.3052	0.2714	0.2816	0.2736
between R2	0.0006	0.0001	0.0119	0.0129	0.0070	0.0006
overall R2	0.0299	0.0313	0.0034	0.0563	0.0047	0.0159

注：\*\*\*(\*\*、\*) 表示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为 1%(5%、10%)，括号内的是 t 值。

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通过 Hausman 检验来确定。

观察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对其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我们发现，各地区人均实际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水平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即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的增加可以显著地熨平经济增长波动：各地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经济增长波动率的绝对水平减少 0.04%。截然相反的是，各地区人均实际预算外财政支出水平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即预算外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的增加能够显著地扩大经济增长波动：各地区人均实际预算外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经济增长波动率的绝对水平增加 0.02%。其它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变量对于地区经济增长波动没有显著作用。

观察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对其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我们发现，不论是以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还是以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比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都没有显著影响。

在公共控制变量中，各地区考虑了技术进步与资本折旧的人口增长率、以区域内铁路密度衡量的基础设施水平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因而人口增长和增加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熨平经济增长波动：以回归结果（6）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人口增长率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经济增长波动率的绝对水平至少减少 0.02%；以回归结果（1）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区域内铁路密度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经济增长波动率的绝对水平至少减少 0.02%。各地区的以农业人口比重衡量的反向城市化水平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也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因此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扩大了经济增长波动：以回归结果（2）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城市化水平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经济增长波动率的绝对水平至多增加 0.07%；以回归结果（5）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经济增长波动率的绝对水平至多

增加 0.05%。此外，我们还发现各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即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有助于熨平经济增长波动；但是这一显著发现并不稳健。其它控制变量对于地区经济增长波动没有显著的影响。

其次，综合考察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对其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表 5 汇报了相应的模型（3）的实证分析结果。与表 4 相似，共同的控制变量包括期初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资本折旧率、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化水平、贸易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实际税负水平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考察了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和结构、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的八组不同组合对其经济增长波动的实证作用，分别对应回归结果（1）、（2）、（3）、（4）、（5）、（6）、（7）、（8）。

**表 5 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和结构以及财政分权程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样本数=116）**

被解释变量：两年间人均实际（以 1994 年价格计）GDP 的标准差 sd_pgdpgrowth								
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8)
估计方法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lnm_realgdp_lag2	-0.0461** (-2.08)	-0.0461** (-2.03)	-0.0349 (-0.88)	-0.0524** (-2.14)	-0.0149 (-0.81)	-0.0166 (-0.85)	-0.0113 (-1.47)	-0.0108 (-1.42)
lnm_investment_GDP_lag2	0.0218* (1.89)	0.0124 (1.07)	0.0145 (0.64)	0.0038 (0.35)	0.0255 (1.04)	0.0253 (1.01)	0.0071 (0.64)	0.0066 (0.59)
lnm_prater_lag2	-0.0226 (-1.79)	-0.0202 (-1.57)	-0.0260 (-1.61)	-0.0211 (-1.63)	-0.0347** (-2.11)	-0.0346* (-1.90)	-0.0253** (-1.94)	-0.0240* (-1.86)
lnm_UC_student_lag2	0.0036 (0.57)	0.0089 (1.47)	0.0507* (1.87)	0.0071 (1.23)	0.0343 (1.49)	0.0404* (1.82)	0.0051 (0.79)	0.0061 (1.01)
lnm_agri_pop_ratio_lag2	-0.0436*** (-4.24)	-0.0388*** (-3.80)	-0.0702*** (-3.30)	-0.0366*** (-3.59)	-0.0732*** (-3.40)	-0.0717*** (-3.32)	-0.0404*** (-3.87)	-0.0400*** (-3.90)
lnm_openness_lag2	-0.0044 (-0.69)	-0.0109* (-1.90)	0.0021 (0.17)	-0.0130** (-2.34)	0.0108 (0.75)	0.0085 (0.60)	-0.0049 (-0.98)	-0.0060 (-1.32)
lnm_FDI_GDP_lag2	0.0032 (0.92)	0.0023 (0.62)	0.0074 (1.20)	0.0025 (0.77)	0.0084 (1.30)	0.0089 (1.37)	0.0032 (0.96)	0.0029 (0.88)
lnm_railway_den_lag2	-0.0133*** (-2.88)	-0.0144*** (-2.88)	-0.0281** (-2.65)	-0.0161*** (-3.76)	-0.0213* (-1.97)	-0.0224** (-2.06)	-0.0135*** (-2.94)	-0.0138*** (-3.06)
lnm_road_den_lag2	0.0075 (1.51)	0.0120** (2.43)	0.0032 (0.14)	0.0105** (2.19)	-0.0050 (-0.22)	-0.0061 (-0.26)	0.0059 (1.11)	0.0069 (1.35)
lnm_taxrate_lag2	-0.0534** (-2.15)	-0.0588** (-2.33)	-0.0151 (-0.21)	-0.0535** (-2.17)	-0.0228 (-0.62)	-0.0261 (-0.71)	-0.0143 (-1.37)	-0.0091 (-0.80)
lnm_fiscalexpr_lag2	0.0969*** (2.65)	0.0645* (1.91)	-0.0169 (-0.23)	0.0424 (1.49)				
lnm_infraexpr_lag2	-0.0113 (-1.46)	-0.0043 (-0.60)						

lnm_eshexppr_lag2	-0.0502***	-0.0382**						
	(-2.60)	(-2.04)						
lnm_adminexppr_lag2	0.0145	0.0236						
	(1.00)	(1.59)						
lnm_outbudexppr_lag2			0.0197	0.0086				
			(1.42)	(1.09)				
lnm_infraexppf_lag2					-0.0164	-0.0111		
					(-1.47)	(-0.97)		
lnm_eshexppf_lag2					-0.0265	-0.0353		
					(-0.75)	(-1.24)		
lnm_adminexppf_lag2					0.0376	0.0186		
					(1.25)	(0.74)		
lnm_outbudexppf_lag2							-0.0010	0.0064
							(-0.28)	(1.17)
lnm_fiscal_fed_a_lag2	-0.0740		0.0436		-0.0791		-0.0367	
	(-2.06)		(0.74)		(-0.69)		(-1.21)	
lnm_fiscal_fed_b_lag2		-0.1253		-0.0023		-0.0117		-0.0087
		(-1.61)		(-0.60)		(-0.34)		(-1.51)
constant	-0.1951**	-0.0831	0.0878	-0.0974	-1.1112	0.0739	-0.0417	-0.0991
	(-2.35)	(-0.30)	(0.27)	(-1.31)	(-0.81)	(0.40)	(-0.68)	(-1.25)
within R2	0.2423	0.2020	0.3034	0.1757	0.3098	0.3063	0.1494	0.1577
between R2	0.5698	0.5512	0.0021	0.4911	0.0131	0.0144	0.4951	0.5017
overall R2	0.3109	0.2824	0.0138	0.2507	0.0025	0.0017	0.2335	0.2395

注：\*\*\*(\*\*、\*)表示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为 1%(5%、10%)，括号内的是 t 值。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通过 Hausman 检验来确定。

观察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对其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我们发现：与表 4 相同，各地区人均实际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水平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因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的增加有助于熨平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以回归结果（2）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经济增长波动率的绝对水平至少减少 0.04%。与表 4 不同，各地区人均实际总体财政支出水平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虽然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这一结果并不稳健。其它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变量对于地区经济增长波动没有显著的作用。

观察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对其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影响，我们发现：与表 4 相同，不论是以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还是以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

政支出之比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都没有显著影响。

最后，观察公共控制变量对各地区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影响，我们发现：与表 4 相同，各地区以区域内铁路密度衡量的基础设施水平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因而增加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熨平经济增长波动：以回归结果（1）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各地区区域内铁路密度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经济增长波动率的绝对水平至少减少 0.01%。各地区的以农业人口比重衡量的反向城市化水平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显著地扩大了经济增长波动：以回归结果（5）得到的保守估计为例，城市化水平 1% 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该地区经济增长波动率的绝对水平至多增加 0.07%。其它有时显著但不稳健的回归发现包括：各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考虑了技术进步与资本折旧的人口增长率、贸易开放度、实际税负水平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有时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各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人口净增长率的增加、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提高都可以有时显著熨平经济增长波动，但是这些作用并不稳定；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人力资本水平、以区域内公路密度衡量的基础设施水平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有时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所以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都可以有时显著扩大经济增长波动，然而这些作用也并不稳定。

以综合考察各地区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对其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影响的表 5 为基础，总结以上回归发现：

首先，就各地区的财政支出的水平与结构对其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影响而言，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的增加可以显著地熨平经济增长波动。

其次，就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对其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影响而言，财政分权程度对于经济增长波动都没有显著且稳定的影响。

最后，就其它公共解释变量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影响而言，各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地扩大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而各地区区域内铁路密度的提高能够显著地减轻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

#### 参考文献：

- [美]罗伯特 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2000，《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曹艳春，2006，“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财贸研究》第 4 期。  
钞小静，任保平，2007，“中国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1978 - 2004”，《经济评论》第 5 期。

- 付文林,沈坤荣, 2006,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增长效应”, 《经济科学》第 1 期。
- 龚六堂, 邹恒甫, 2001, “政府公共开支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学动态》第 9 期。
- 郭庆旺, 吕冰洋, 张德勇 2003, “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 11 期。
- 海曼, 2006, 《财政学: 理论在政策中的当代应用 (第 8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萍 (主编), 2006, 《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图解》,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廖楚晖, 余可, 2006,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财贸经济》第 11 期。
- 刘进, 丁伟, 刘军民, 2004, “关于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与实证研究”, 《财政研究》第 3 期。
- 刘树成、张平、张晓晶, 2007,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良性大变形”, 载于陈佳贵 主编, 2007, 《经济蓝皮书: 2008 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马拴友, 2000a,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 兼论中国财政的最优规模》, 《世界经济》2000 年第 11 期。
- 马拴友, 2000b, 《中国公共资本与私人部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经济科学》, 2000 年第 6 期。
- 平新乔, 2006, “中国地方预算体制的绩效评估及指标设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No.C2006018。
- 王小鲁、樊纲 (主编), 2000,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 经济科学出版社。
- 张明喜, 陈志勇, 2005,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研究”, 《财贸经济》第 10 期。
- 邹至庄, 2005, 《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周业安、章泉, 2008,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管理世界》, 第 3 期。
- 庄子银, 邹薇, 2003, 《公共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验分析》, 《管理世界》2003 年第 7 期。
- 庄腾飞, 2006, “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视角——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财经科学》第 11 期。
- Aghion, P., P. Bacchetta, R. Ranciere, and K. Rogoff, 2006,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12117.
- Barro, Robert J., 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5, Pt. 2, pp. S103-S125.
- Bleaney, Michael, Norman Gemmell, and Richard Kneller, 2001 “Testing the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public expenditure, taxation and growth over the long-ru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4(1), pp36-57.
- Case, A. J., and H. Rosen, 1993, “Budget Spillovers and Fiscal Policy Interdepende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52, 285-307.
- Del Monte Alfredo and Erasmo Papagni, 2001, “Public expenditure,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Ital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7, Number 1, pp. 1-16.
- Devarajan, Shantayanan, Vinaya Swaroop and Heng-Fu Zou, 1996,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7(2, April): 313-44.
- Easterly, William R., and Sergio T. Rebelo, 1993, “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 (3): 417-58.

- Elhorst, J. P., 2003, "Spec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6, 244–268.
- Foelster, Stefan and Magnus Henrekson, 2001, "Growth Effects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Taxation in Rich Countries"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8 , pp. 1501-1520.
- Herrera ,Santiago , 2007, "Public Expenditure and Growth" ,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372.
- IMF,2005, "Public Investment and Fiscal Policy—Lessons from the Pilot Country Studies", April 1, 2005.
- Kneller, Richard, Michael Bleaney and Norman Gemmell, 1999 ,“Fiscal policy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74(2), pp. 171-190.
- Lind, A., W. Marchal, and R. Mason, 2002, *Statistical Techniques in Business and Economics*, McGraw-Hill, Irwin.
- Madariaga, N., and S. Poncet, 2007, "FDI in Chinese Cities: Spillovers and Impact on Growth", *World Economy* 30, 837-862.
- Romp, Ward and de Haan Jakob, 2007, "Public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itical Survey", [\*Perspektiv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Volume 8, Supplement 1, pp. 6-52.
- Spiliopoulos, L., 2005, "What Determines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A Cross-Section and Panel Data Study", SSRN Working Paper, <http://ssrn.com/abstract=812024>.
- Wan, G., M. Lu, and Z. Chen, 2006, "The Inequality-Growth Nexus in the Short and Long Ru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4, 654-667.
- Weeks, M., and J. Yao, 2003, "Provincial Condit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in China, 1953-1997: A Panel Data Approach", *Econometric Reviews* 22, 59-77.
- World Bank, 2007,“ FISCAL POLICY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URTHER ANALYSIS AND LESSONS FROM COUNTRY CASE STUDIES “, DEVELOPMENT COMMITTEE , DC2007-0004, March 28, 2007.